

冬天里的春天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冬天里的春天、李国文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重印

ISBN 7-02-002608-7

1, 冬... II李...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责任编辑：杨渡

装帧设计：李吉庆

责任印刷：李博

人民文学出版社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四季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586千字 开本 850X1168毫米1/32 印张25.5

1981年5月北京第一版

2001年1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 15001----20000

定价40.00元

共两本

第 一 章

—

沉沉的大雾，似乎永远也不会消散地弥漫着，笼罩在石湖上空。迷迷蒙蒙，混混沌沌，任什么都看不出来，若不是咿咿呀呀的桨声，船头逆浪的水声，和远处湖村稀疏的、不甚响亮的鞭炮声，真会以为是一个死去的世界。那劈脸而来的浓雾，有时凝聚成团，有时飘洒如雨，有时稠得使人感到窒息难受，有时丝丝缕缕地游动着，似乎松散开了，眼前留出一点可以回旋的空际。但是，未容喘息工夫，顷刻间，更浓更密的雾团又将人紧紧裹住。

这石湖上冬末的晨雾，愈接近天亮时分，也愈浓烈，仿佛什么活生生的、有性格的东西，定要死乞白赖地缠住不松不放。这使得那位扶着船舱篷顶站立眺望的游击队女指导员，满脸恼怒，焦躁不安。她简直恨透了这密密麻麻不消不散的浓雾，那对明亮的眸子，无论怎样努力，也看不出三步以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她现在恨不能插翅飞上湖心的沙洲，因为情况突然间变得这样紧急，时间对她来讲，不但意味着亲人的生命，同时还攸关着整个游击支队的命运。然而，老天偏偏作对，在这大年初一的早晨，下起了没完没了的大雾，挡住了视线，辨别不清方向。而且芦苇丛中密如蛛网的河道，完全有可能搅昏了头，以致迷了路。

“老晚哥，路没错吧？”

“不能！”那个俯着身子吭哧吭哧划船的人回答着。他瞟了一眼她腰间挎着的匣枪，不由得心中一冷。那枪上的红缨，虽然已经陈旧，颜色不那样鲜艳了，但是却在提醒他，对待这样一个简直可以说是“杀星”的女人，还是以小心谨慎侍候为宜。所以压住他那爱唠叨的舌头，只拣最简单的字眼答复她的问题。

“那你加把劲，快点划！”

“打我出娘胎，也不曾这样卖过力气。”

“你早就该这样踏踏实实地做人啦！四姐，她够可怜的。你，一个当哥的，指着妹妹养活过日子，不成材啊！”

老晚沉重地叹了口气。

突然间，那对漆黑闪亮的瞳人逼视着这个划船的人，尽管是雾天，朦朦胧胧，但那刺人的光芒，似乎穿透老晚的心：“是他划走了我的舢板，你实说！”

“嗯！”老晚艰难地点点头，显然，他不敢对她撒谎。

“他没告诉你去哪？”那声调听来十分严厉，只吓得这个划船人一连气地说了几个“没有”，矢口否认地晃着脑袋。

“他自然不会说给你听的。”这一点，她完全相信，如果他真的说出了他的去向，倒是值得认真考虑，没准可能是引入歧途的迷魂阵呢！她又凝视着密如屏障挡在眼前的雾，不由得思索那个被她斗败了对手，趁着她暂时离开的工夫，竟驾着舢板先走一步，会到什么地方去呢？又有可能搞些什么名堂呢？如同这看不透的浓雾一样，难以揣摸得出他的意图。当然有可能投靠敌人，叛变支队，至少可以毫不费力地说出受伤的游击队长在沙洲上的什么地方躲藏着。那是很有价值的情报，敌人正撒出许多武装特务在遍地寻找呢！立刻，她仿佛在雾里看到了这样一个场面：那个背叛了革命的家伙，带领着保安团朝沙洲密林的腹地行进，企图一下子捉个活的，好去领功请赏……想到这里，她不觉出了一身冷汗，赶紧催着老晚：“快点，再快点！”无论如何要抢在他的前头。她明白，只

要游击队长落到敌人手里，决无生还之理，而且那也表明，石湖支队这一下可就真的垮了。所以，她不得不咬了咬牙，从怀里掏出那珍藏的五块银元，放在老晚面前的船舱板上，几乎是央告地对他说：“你不会白给革命尽力的，求求你，老晚哥，帮帮我们游击队的忙吧！”

老晚起小就在石湖上载客运货，还是有生以来头一回见到这么丰厚的脚钱，真是大年初一，发了个利市。虽然嘴上说“用不着”，但那闪亮的银元，给他增添了力气，小篷船像脱弦的箭那样，嗖嗖地在苇丛里的河道上穿行着。

一九四七年底，一九四八年初的那个春节，就这样在石湖的浓雾中，开始了它的一天。哦！多么阴冷的日子啊！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年节也过得冷冰冰的，甚至连稀疏的鞭炮声，也是暗哑的，有气无力的。好了，总算快到目的地了，虽然沙洲还在浓雾的隐蔽底下，看不真切，但啁啁啾啾的鸟鸣，却透过这密密的屏障，传进她的耳朵里，这使她放下了一颗心。尽管那是怕冷的鸟躲在窝里凄凄惶惶的叫声，但也表明了沙洲上是平静的，不曾发生过什么意外。有谁能比游击队更熟悉这片人迹罕至的沙洲呢？只要稍有一点动静，那些鸟雀就会惊起，仓皇不安地飞着，半天也不肯平息下来的。现在，沙洲上静悄悄的，静得连小鱼唼水的声音都清晰可闻，她的心安了。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出现了一丝倦意。的确，她太累了。过去的四十几个小时里面，紧张的接触，频繁的遭遇，血淋淋的白刃战，生与死的决斗，连喘口气的工夫都得不到。她回想起来，离开沙洲的这两天两夜，如同噩梦一场地度过去了。一路上提心吊胆惟恐发生不幸的预感，当她跳下了船，站稳在沙洲土地上的时候，也完全消逝了。想到马上就会见面的，她那负了重伤的丈夫，想到终于搞到手的特效药，想到有足够的时间来得及转移，两天来，第一次脸上出现了笑容。

她向老晚告别，并且说：“这兴许是你一辈子头回赶了个早，真

不容易,谢谢你!”说罢,踩着湖岸边细细的白沙走了。但是,没走两步,站住了,回过头来,痛惜地望了一眼舱板上白花花的银洋,实在舍不得啊!揣在身上多少年的心爱之物呀!然而再宝贵的东西,也得让位于对丈夫深沉的爱情。只要他游击队长活着,她一个做妻子的,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呢?

老晚知道这个杀伐果断的女人,是说话算数的,决不会给了钱又讨回去的。然而她扭回头来时的那股神色,使他懂得这五块银元的分量,于是他一块一块地捡了起来,放在手里,望着那个游击队的女指导员走进雾中。就在她身影快要被浓雾吞没的时候,他听到一条粗浊的嗓子在吼:“什么人,站住!”

老晚吓了一跳,连忙站起来,扒开芦苇看去,只见一个斜挎着勃郎宁手枪的武装特务,三步并做两步地追赶着那位女指导员。糟了,老晚由不得替她捏把汗。但是,影影绰绰地,看见她猛地站住,车转身,手起枪响,那个正奔跑追赶的特务,好像被人绊了一跤似的,脸朝下仆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死得没有再那样干脆的了。这一切,全在一眨眼工夫里发生的。老晚瞪大了眼,痴痴呆呆地望着,张口结舌,像傻了一样。然而,他刚刚清醒过来,只见芦苇丛中,蹿过来一个黑影,像一头伺机偷袭的野兽,连半点犹豫都没有,那分残忍,那分狠毒,直扑到她身后距离只有几步的近处,才朝她致命的后胸开了枪。

她踉跄了两步,站稳了,还回过头来,瞪着那熠熠发亮的眸子——那是老晚终生也忘不掉的——看了这个开黑枪的一眼,然后才倒在了湖岸洁白洁白的沙滩上。

当这个开黑枪的家伙,掉转身子,偏过脸来,老晚差点吓晕了过去。哦,可怕啊!是他,没有错,看得清清楚楚,是他。老晚像挨了沉重的一棒,失神地倒了下来。

五块银元跌在了舱板上,这亮晶晶的银元,是一个女人的生命象征啊!她像一颗闪烁着强光的彗星,在那残冬的最冷的日子里

殒逝了。

沉沉的迷雾啊，越来越浓重了，大概永远也不会消散地弥漫着、笼罩着。

湖面上的迷雾终于开始在消散了。

三十年过去了，眼前的氛围变得明朗一些，较之早些时候，情况要好得多了。

黎明前，这位当年负伤的游击队长，划着舢板，来到湖心岛上，满天浓雾，使得咫尺之外，仿佛壁立着视线穿不透的屏障，连在船艄划桨的小助手都瞧不清楚。好像在这天地间，只存在着他老哥一个似的，除了暉乃寂寞的桨声，实在让他感到压抑和困惑。这使他想起刚刚走过来的十年，大概人类在登上另一星球探险时，很可能会产生这种被摈弃的感情吧？

他后悔起这么早，冒着茫茫大雾，钻进冷森森的石湖里来。本来，他只是做做样子，走走过场才带回一副钓竿，鬼才相信千里迢迢地奔回故乡，是为了钓鱼玩。无论说给谁听，谁都会哑然失笑的。然而，现在看来，这鱼是非钓不可，所以他不顾主人的劝阻，不顾自己长途旅行没有歇过乏来的困顿，鸡叫头遍，就把老林嫂全家都惊动了。这样一来，劳师动众，合宅老小都在为他这位贵客嘉宾下湖钓鱼忙碌着、张罗着，以至惊动了那小小的渔村。目的倒是达到了，但也未免太早了点，甚至此时此刻天色还算不得大明。

现在，这位上了年纪，但并不显老的领导干部——呵！这种人的派头，一眼就让人瞧出来的。在岛子的回湾处，物色到一块可以安身立脚之地，便舒展开腰板和胳膊，来了一套八段锦。哦，看上去，这还是一个挺直结实的汉子，甚至都能感到他的关节咯吧咯吧响，充满了力量。他不慌不忙地坐在岸边的树墩上，心想：该不会再有什么干扰了吧？说不定倒是他来干扰别人安静的时刻了！譬如这回终于成功的故乡之行。他想着想着笑了。于是，摸出了雪

茄,先消消停停地享受一番口福再说。然而,真是败兴,火柴在上岛镢水时弄湿了,没有办法,只好把烟叼在嘴上,权当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可笑啊!他想:休看我们都是燧人氏的后代,但如今谁能掌握钻木取火的本领呢?也许物质文明使人逐步变得软弱,过去的十年,有多少骨头缺乏钙质的人,甚至好像醋泡过似的,禁不住半点风风雨雨。看那个躺在舢板里仰脸大睡的渔家孩子,使他多么羡慕啊!倘若他如法炮制一下,保险会着凉感冒,波及那颗已经粥样动脉硬化的心脏,至少要被医生,尤其是他的老伴,强迫住上几个礼拜的医院。而且他从来不曾睡得如此香甜,服用鲁米那也不灵,真叫他嫉妒。所以这位远方来客,天不亮就被石湖波涛吵醒了。

但是,湖里的水族们兀自还在沉睡,至今尚无半点动静。既然如此,好吧!他便俯下身去,捧水拭了把脸。温馨的湖水,使他感到舒适惬意,长途跋涉的辛苦,基本上也就无所谓了。本来,他可以坐飞机直达省会,然后,再由熟人搞辆小车送他回到石湖,那是再正常不过的途径。他偏不,因为他这次回乡,有他自己的目的,要寻找一把能够打开三十年来旧锁的钥匙,所以他不愿意落入官方或半官方的包围之中。坐硬板车,挤三等舱,一路颠簸,浑身骨头差点没散了架,才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石湖。

雾稀薄得已无碍于视线了,整个家乡的轮廓,呈现在他的眼前,似乎熟悉,又似乎陌生。也许存在着相当漫长的时间差距,以致山脉的峰峦起伏,湖岸的曲折走向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变迁似的,和记忆里那从来不变的陈旧线条,无论如何也吻合不到一块去。看来,人们是容易习惯抱残守缺的。他望着湖对岸那个矮趴趴的、不算高耸的山头,心里禁不住涌上来一股感伤的滋味。山头上,沸沸扬扬的树木,使得它像个长发披拂的老翁。他想起他的游击队员曾经亲昵地称呼它为鹊山老爹。三十年前,那位女指导员牺牲以后,他像折断翅膀的大雁,不得不离开飞行编队,就是被人抬在

担架上,告别鹊山,离开石湖的。记得吧,老爹!这位游击队长曾经暗地里向你许诺过,伤一痊愈,立即回石湖来。然而,一别三十多年,已经是六十出头的人,在满头华发,两鬓严霜的年纪,才将诺言兑现,连他自己都觉得未免晚了一点。

并不是他自食其言,也别责怪他把鹊山、石湖以及死去的亲人忘怀。原谅他吧!老爹,他确实时常在思念,而且不止一次打定主意要回来看看。如果说以前打算回乡,是感情上怀旧的因素占主导地位;那么去年春天以来,燃烧在心头的这把火,就是要剖析开那不解的哑谜了。到了今年,恐怕对这回乡之行,更多了一层意义,那就是履行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神圣职责了。然而,无论过去和现在,对我们的主人公于而龙来说,回故乡一趟,是一桩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比唐僧去西天取经还难。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对别人是轻而易举的事,到他面前,就层层设卡,处处碰壁。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阻力?而这个阻力又来自何方?过去,他的确不曾认真思考过;现在,这位回到故乡钓鱼来的游击队长,坐在树墩上,倒要好好地想一想了。

“是这样,老爹!”他在心里对鹊山讲:“认识一个人容易,要讲到彻底理解一个人,那恐怕是很费难的了。”

于而龙记得最早萌出回乡主意的,好像是在一九六三年吧?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和由于专家撤走,造成工厂差点停摆的局面以后,他,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实在感到累了。于是,决定回石湖去住上十天半月。美不美,家乡水么!连他老伴、闺女、儿子都嘲笑他这种要不得的思乡症,因为家乡连半个亲人都没有了。

飞机票都订妥了,那位神通广大的王纬宇,哦,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连省地两级都给通气打了招呼,安排得再妥当没有,合着眼也可以回老家了。然而,遗憾极了,开不完的会议,批不尽的文件,堵不完的漏洞,以及成堆涌来的问题,使他回想起解放战争

时，骑着他那匹的卢，追赶残敌在黄河滩上，拔出了这条腿，那条腿又陷了进去一样。有什么办法？万把人的工厂，你是党委一班人的班长，想拍拍屁股休假走人，谈何容易。

好心的王纬宇敦促他迅速采取行动：“老于，横下一条心，赶快走人，别磨蹭啦！”

但不晓得谁多嘴多舌，竟传到了部机关和工办的耳朵里，他们觉得有些奇怪。按照常理，要疗养休息，有北戴河、青岛、从化，要游山逛水，有黄山、西湖、滇池。干吗去石湖？故乡！可连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也没一个。于是，只好理解于而龙在闹情绪，老徐（在工办和部里都兼有职务的领导干部）问：“是不是这次提了几个副部级的，没有他，受到一些影响啊？”

他的老上级周浩，就是那位很有战功的“将军”，由这个工业部调回部队工作去了，一个电话打到他家里，关照他的老伴说：“若萍，你告诉二龙，不要心血来潮了吧！”于是他只好求自己的秘书小狄，将飞机票退掉了事。

谁没有自己的消息来源呢？没过几天，他就获知这情况是王纬宇捅上去的。顿时间，火冒三丈，差点要找这个“长舌妇”打架。但是，他终究不是早年间石湖上的“草莽英雄”了。耐住性子，又隔了几天，找了个适当机会问道：“支持回乡的是你，反对回乡的还是你，出尔反尔，什么意思？这不是分明在耍两面派么？”

这个从来不会脸红的王纬宇，神色坦然地回答：“如果你愿意那样来理解，我也不拦你。不过，应该允许认识有个发展过程：一开始，我从感情上讲，起心眼里支持你回到故乡去看看。尽管，说实在的，石湖也并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然而，冷静下来，理智地想想，又觉得不能放你走，这样一大摊子，全落在我副手的肩头上，真有点吃不消咧。老兄！不错——”他直率地承认：“是我捅上去的，别怪我！”

于而龙眼珠还是瞪了起来，（这个人哪！）“那你本可以当面锣，

对面鼓地对我讲嘛！”

他笑了，笑得那样自然：“谁不知道你老人家的脾气，拿准了，是轻易不肯改变主意的。”

正如他了解于而龙的脾气一样，于而龙也摸透他的性格，这种“王纬宇式”的做法，他也不止领教过一次了。于而龙认为王纬宇或许有些道理。确实，工厂的事务像苍蝇落在蛛网上，缠得他动弹不得，是很难一走了之的。何况，他也没有什么急迫的和必须的理由一定要回石湖，于是，这最早的回乡打算，就这样偃旗息鼓地作罢了。

难道这一回的故乡之行，我们的主人公就那么痛快爽利了么？不，同样不，照旧还有阻力。

首先，是他的老伴不赞成。

其实，去年春天，当他们全家偶然间得知芦花——就是于而龙的第一个妻子，石湖支队的政治指导员牺牲的时候，还有一个开黑枪的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一下子推翻了三十年来毫不怀疑的结论，谢若萍是全心全意支持丈夫去搞清楚，弄个水落石出的。但是去年这一年，在中国近代史上决不能等闲视之的一九七六年，风云迭起，阴晴不定，就这样拖啊拖啊，一直拖到了十月的阳光，重又把人心照亮的时候，谢若萍倒变卦了。

也许人就是这样的习性，破罐破摔。一旦生活变得美好起来，而未来又更加充满希望的情况下，人就会越发地珍重自己，爱惜自己。特别是一个同甘共苦，历经忧患的妻子，能不怜惜老头子所剩下的，应该说的不多的岁月么？也不知谁给她耳边吹了风：“别让老于瞎折腾了。这十年，三灾九难，好不容易熬过来，让他安安生生多活几年吧。你是医生，若萍，得过心肌梗死的人，那就等于在马克思那儿备过案的，随传随到……”

而且通过去年失望的函调，谢若萍已经不大相信于而龙能剖

析开三十年的不解之谜。不可能的,她这样想:能否找到那个划船的老汉?能否肯定他所说的一切,是绝对准确?能否找到那开黑枪的第三者……她觉得这“或然率”实在是太低了。

于而龙是有股犟脾气的。他认为:在没有证实为不可能之前,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着的。“事在人为,若萍!”说着说着,那眼神里就闪烁出一种期望追求的热烈火花。

每逢如此,谢若萍就给她老头降温,泼冷水,因为一提三十年前的不解之谜,他就会产生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高烧:“得得,又来劲啦!趁早,别想入非非了!我甚至怀疑,那老汉是不是信口开河?”

“不!”他大声反驳:“人家言之凿凿,半点不错,五块银元,那是铁的事实。别拦我,也别说服我,我马上动身!”

望着自己丈夫那股死不认输的劲头,谢若萍是又生气,又心疼,又对他无可奈何,只得苦口婆心地劝说:“很可能徒劳往返。二龙,依我说,还是安居乐业,老守田园吧!六十多岁的人,夕阳西下,该看到自己大闹天宫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说到这里,她有点后悔自己言辞孟浪,很可能要触痛老头子的心了。果然,于而龙埋在沙发里不做声了。如今,他喜欢沉默,喜欢枯坐,喜欢冥思苦索——一个共产党员,历经九死一生,要是不回过头去,看看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总结一下成败得失,也实在是太可惋惜了。但谢若萍从医生的职业眼光观察,却认为这是一种衰老的朕兆。学过西洋绘画的女儿于莲告诉她,歌德、托尔斯泰、泰戈尔等等文坛泰斗,在晚年垂暮时,就出现过这种可怕的沉默症状,有的甚至在沉默中死亡。自然,老头子并非文豪,但也是渐近晚境的人了,于是转而央告他:“别去吧!啊?打消这个念头吧!你的心脏不适宜长途旅行,况且——”她说出心底里的话:“眼下,咱们家总算好不容易拢在一起,再也不会三缺一了。菱菱从发配的远方回来了,莲莲也干净利索地离了婚,你呢?也彻底宣告没什么问题。

知足吧，不要节外生枝了。”

“哦，这种有限的幸福，可怜的幸福，倒够你陶醉的。”

“二龙，难能可贵的是平静。十年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实在经受不起，拉倒了吧。你一个劲地要往回奔，总像是不祥之兆，会产生什么不幸似的。”

于而龙从沙发里抬起头，可怜他老伴的惊弓之鸟的心情：“若萍，你是医生，应该讲究一点唯物论。”

“决定了？不等过了年？”

“不，我想马上走——”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也不再说什么。其实，谢若萍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性格是相当温柔的。从一九四八年把命运托付给这个铁一般的硬汉子起，从来也不曾拂逆过老头子的意志。何况担当过石湖支队的卫生员，目睹他和芦花深沉真挚、生死与共的爱；直到今天，深知那个牺牲的女指导员，还一直在牵系着他的灵魂。这固然使她产生一种女性本能的嫉妒，但也引起她对于而龙忠诚的敬重。这种对于同志至死不渝的感情，是多么宝贵啊！

难道谢若萍不希望把哑谜揭开，找出那个开黑枪的卑劣家伙，为芦花报仇雪恨么？不！从她心里说：不！她是芦花引导着走上革命道路的，像亲姐妹似的在支队共同生活了几年。可是，她默默地对那英武的女指导员的影子说——似乎就在她眼前呢！“原谅我吧，芦花，我是不该阻拦的。为你背后的一枪，是应该让二龙回石湖去查个一清二楚的。但，他老了，六十出头的人了，你如果活着，也不会舍得让他千里迢迢去奔波的。”

就在这个时刻，王纬宇、夏岚两口子满面笑容，一身轻松地来了。同住在部大院里，斜对门，抬腿就到。这种串门本不以为奇，然而，王纬宇一张嘴，于而龙怔住了：“听说你要回石湖过年，可有此事？”

于而龙心里一惊：喝！他怎么会知道的？记得还曾特地嘱咐

过老伴，千万千万别透露给这两口子，到底瞒不住他。明人不做暗事，便坦然一笑：“如果我记性不错，六几年我就打算回故乡的，直到今天，才有可能。”

“神经病，大冬天，回去干嘛？”

“钓鱼啊！”于而龙自己都觉得这谎撒得实在不高明，连忙弥补地说：“多少年也享受不到这种冰上垂钓的乐趣了。凿它一个窟窿，先做好窝子，然后，把鱼钩沉下去，就一条一条往上拎吧！鲫瓜呀，鲤鱼呀，白鲢呀，似乎赴约会地赶来咬钩。”

“得了吧！老兄！”王纬宇根本就不相信。

夏岚抿嘴含蓄地一笑：“若萍，老于现在可走不得。”

他望着这位一度在写作班子里“老娘”式的人物，心想：真不容易，如今她也能忙里偷闲，有空赏光来寒舍坐坐了。但是，像她字里行间，闪烁其词的文章一样，两口子又来卖什么膏药呢？王纬宇热络地俯身过来：“我们这些老而不死的家伙，正在为你活动使劲，呼吁呐喊，得给你安排工作，不能让你总赋闲待下去，那是一种罪孽……”

于而龙现在总算弄明白：不会撒谎的人撒了个谎，为什么总心虚胆怯、漏洞百出呢？而善于撒谎的人，哪怕瞒天过海，也绝不露馅，关键就在于前者怀疑自己是假的，而后者相信自己是真的。分明是他迟迟不给落实政策，推三阻四，却还说得这样娓娓动听。

永远是夫人具有权威。夏岚止住了她丈夫的饶舌，以消息灵通人士的姿态询问：“你们听到什么风声没有？”

谢若萍自愧弗如地回答：“哪有你知道得多，我的通天编辑！”

“你们猜，中央派谁来主持部里的工作？”十年来，夏岚由一家报社的普通编辑，坐冷板凳的角色，风云际会，一跃成为赫赫有名的写作班子里的中坚，她的有关上头的消息，那是绝对可靠的独家新闻。

“谁？”谢若萍挺关心。

“好好想一想！”她还挺会吊人胃口。

于而龙才懒得去动脑筋，谁来，与他无碍。反正，在那位老徐眼里，他是一粒难以煮烂的陈年僵豆，一个不大好克化的人物，所以王纬宇才有恃无恐地给他挂着。但万万没想到那位夫人，竟然一反那类似宣判书的严峻笔调，而以富于情感的声音对他说：“周浩同志回到部里来了！”

“哦，‘将军’！”谢若萍激动地说。

要说于而龙的心，不曾怦怦地跳得快些，或者不被这个意外信息所触动，那是不真实的。作为一个老同志，作为一个搞工业多年的领导干部，多么盼望国家、民族就此转运，走上康庄大道；多么盼望中央那把清除垃圾，打扫污秽的笤帚，扫到这个工业部来，扫到这个庞大的工厂里来。现在，可以看出，党中央腾出手来了，他确实感到兴奋。不过，他不愿在这心机叵测的两口子面前表露出来。可是，他暗自思忖：前不久，“将军”和路大姐夫妇还接了于莲同去温泉休养，为什么死丫头回来，只言片字都未曾提到过呀？

王纬宇接着奉劝：“因此，你最好哪儿也别去。‘将军’来了，趁热打铁，你不能永远做一个自由哥萨克，我的骑兵团长！”

就这样，于而龙急不可耐地拖过了年，他弄不明白，王纬宇干嘛那么起劲拦阻他回乡呢？不过，终于看出了这点苗头，指望着他给你开绿灯啊，那是休想的事。于是越过他工厂这一级，直接向部里写了个申请，结果，无论如何没想到，老徐批了两个字，叫做“暂缓”。

岂有此理！于而龙去见“将军”。刚回到部里来，忙得不亦乐乎的周浩说：“怎么？又要心血来潮！”

“不——”于而龙说：“电话讲不清楚，登门求见！”

“坐下来，讲讲吧！为什么？”

“也许是为了芦花，‘将军’，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为了党！”

周浩严肃沉思的双眼，从老花眼镜上边认真地端详着这位老

部下。这个骑兵团长,有时候横冲直撞,甚至有些鲁莽行事,但那是在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可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的语言,“将军”是能够领会到它的意义和分量的。

“能不能再说得具体一点呢?二龙!”

“我只能讲到这儿为止,希望你支持我!”

沉吟的“将军”踱着步:“我新来乍到,棘手的事情还很多,总不能在他批了‘暂缓’两字后面,来个反建议吧?这么办行不行?二龙,你开过小差没有?”

“开小差?我可没干过,连批斗会大小三百余次,都从来不曾缺席。”

“那好!”周浩对他说:“这回,你就学习开它一回小差试试,如果你认为值得那样做的话。”

终于如愿以偿地坐在湖心岛上,坐在被露水润湿的枯树墩上,在洋溢着春天气息的石湖垂钓,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心情油然而生。这份心情里,既有那种脱网之鱼的侥幸,也有冲出樊笼、挣脱束缚的鸟儿,猛一下不知该往哪儿飞去的感觉。也就是说,回石湖的目的达到了,但下一步该怎样去做呢?

他想,还是应该钓鱼,难道没有看到昨天那种阵势么?

昨天下午,于而龙乘坐的那艘内河班轮,到达县城码头。阔别多年的县城,已经变得他完全认不出来了,只有那熟悉的乡音,使他感到亲切。突然间,正在播送着的震耳欲聋歌曲的高音喇叭,给掐断了,传出来一个女孩子咬文嚼字的普通话声。原来是特地请他于而龙到贵宾室去,县委有车来接他。当最初喊着他名字的时候,他吓了一跳。也许是十年来大小三百余次的批斗会,形成的条件反射,每逢陌生的噪音径呼其名,都不由得一惊。但随后,他不禁诧异起来,谁是耳报神呢?消息传得这样快?紧跟着,看到显然是县里的接待人员,神色匆忙地和船上的负责人、服务员交头接

耳,并且挨着甲板上层的高级房舱询问打听。但于而龙买的却是通舱客票,而且穿了一件他儿子的旧工作服,混杂在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中间,和大家一样拥挤着,像企鹅似的抻着脖子,傻张着嘴瞧热闹——看那些大小干部在着急慌忙地寻找一个叫做于而龙的乘客。

他害怕落到这些谁知是真热情还是假热情的人圈子里。凡是热情到可怕程度的人,会情不自禁地围住你。说得不好听一些,甚至是死神拥抱似的箍住你。这种使你摆脱不开,以至连气都透不过来的人墙,想办什么事都不能称心如意。而且,历史的教训告诉他,这类事托付官办是行不通的。去年函调就碰了壁,所以他才下决心要回石湖私访,尽管他意识到这一点,已经相当相当地晚了。

因此,他第一步必须先钓鱼,要让人们真的相信,他千真万确是回来钓鱼的,所以一头扎在柳墩这个湖心小渔村里。

不相信么?请看,于而龙把鱼钩甩在了那微微冒着热气的平静湖面上。

但他的眼光却凝滞在湖对岸的鹊山上。此刻,山脚下还残留着未消退尽的薄雾。飘来游去,像纱巾轻软地影住那个叫做三王庄的湖滨渔村。就在那一团朦胧之中,包含着多少甜蜜的回忆、辛酸的往事。正是这块土地,消磨掉他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也正是这块土地,浸透了他亲人的鲜血。为什么,为什么总是把脸埋在雾障里,不愿展现出来?难道是为了责备他的姗姗来迟么?

其实,他的心早飞回来了。有什么办法,轮船驶进石湖,还是县城那套阵势,广播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在叫他。他估计,到三王庄准也逃不脱,看来,有人撒了一个很大的网在兜抄他。所以才临时改变主意,在三王庄之前的一个小码头下了船,累得老林嫂的儿子水生,那个县农机厂的供销员,好久才把他接到。他们穿湖而过,渴慕故乡的于而龙,竭力想认出些什么,但是遗憾,找不到一点当年的影踪。正是傍晚时分,鸟雀归巢,三王庄在苍茫的暮色里,什